



庆山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彼岸花 庆山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彼岸花 / 庆山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8.10
ISBN 978-7-201-14127-5

I. ①彼… II. ①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9312号

彼岸花

BI AN HUA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 璐
产品经理 王 鹤
装帧设计 付诗意

制 版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插 页 2
印 数 1-10,000
字 数 184千
版 次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《彼岸花》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，写在2000年。那时在上海居住。2000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《告别薇安》，是短篇小说集。此阶段更像一个写作的练习期，尝试用各种方法，反复描绘心中一个隐藏而个体的世间。它也许和外部物质世界有关联，但实质是对自己内心黑暗层面的摸索和试探。对当时年轻的我来说，写作是生命体验上重要的表达和磨砺工具。

写作《彼岸花》之前，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写作学习或训练，只是尝试性地写了一些短篇故事。当我告诉自己，要写一个长的东西，我就决定边写边积累经验。实践是最好的学习。在结构、主题、内容、细节、人物塑造上，均从直觉出发。按照自己的意念而定。看起来有些随心所欲，但也因此纯粹而活跃。整部作品凸显的是个体意念、个体意志。

在这本小说里，有情爱、情欲、罪恶、自毁、创伤，也有强烈的爱、怜悯、释放和个体救赎。它像我最初搭建的一个模型。此后的作品，都是在这个模型里做更细化及更深层的处理。

早期作品引起很多纷争。这纷争里面有各种心态。有些人很难接受作者以坦率、一意孤行、尖锐而直接的态度写作，尤其是涉及到人内在的黑暗层面。在无法理解的同时有愤怒产生。有些人则是觉得生气，觉得对方写出自己隐秘的声音。撕开某种心理防备。一个读者曾经对我说，读《彼岸花》的过程中，她觉得难过和恐惧，甚至没有办法入睡。这些心态都是个人投射。但对作者来说，则一律都需要接受。

我也不试图对外界有什么解释或说明。对我来说，写作是自然的生命表达。没有动机，也不虚饰。因为它是源自真诚的个人表达，我不在意别人如何看，如何评价。作者在意的事情是，反复琢磨和填充已经建立起来的写作模型。让它日趋完整及立体。并且持续地深化。《彼岸花》是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
之后，写了《二三事》《莲花》《春宴》三个长篇。它们都在推进这个过程。

写《彼岸花》的初衷，我想谈论爱。被损害过的、感觉失望的又内心强烈渴望的爱。想谈论人应该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感觉平和，能够保有本心地去生活。这是年轻的人所关心的。也是保持内心活

动的人一生都所关心的。

《彼岸花》是一个出发，当时的我展示了这些，但没有提供答案。我写了这些人，写了他们的生活以及心灵活动。在作品中，我看到那个最初设定的疑问。但那时没有答案。提供答案的能力需要作者的个人成长。在写作将近二十年之后，我似乎可以找到答案。这让我看到自己的坚持。

我是一意孤行的作者，但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。也从未偏离自己的方向。

我对这本长篇小说有很深的感情。它值得被回溯。

庆山

2018年7月5日

目次

Side A

乔

0 0 3

咖啡店里邂逅小至

0 3 2

音像店男人

0 6 2

森的一块硬币

Side B

南生

0 8 7

山顶上的女孩

0 9 8

林和平

1 0 6

童贞的过往

1 3 8

南方爱情

1 6 0

流离

1 8 0

除夕

Side C

散场了

1 9 3

一个人的生活

2 2 2

某种结束

2 3 6

去往别处的路途

Side A

乔

咖啡店邂逅小至

音像店男人

森的一块硬币

咖啡店 里邂逅 小至

我是乔。这一年春天，我在上海。

每天在家里写作，同时为数家杂志撰稿，写专栏。让每个字产生反映精神、兑现物质的价值，说来这应是我唯一的谋生技能。收入虽不稳定，但维持生存尚可。

这种生活在旁人的眼里，也许过于随性及缺乏安全感。但对一个长年没有稳定工作且不愿在人群里出没的女子来说，就好像是潜伏在海底的鱼。有的在几百米，有的在几千米，冷暖自知，如此而已。

我是一个生性自由散漫的女子。或者换个角度来说，是一个自私的人。所谓自私的标准是：只按照本性生活。放纵自己不好的习惯：比如长时间睡觉，去附近的酒吧买醉。沉溺于香烟和对虚无的对抗。神情困顿，装束邈邈。常常席地而坐，咧着嘴巴放肆大笑。

有时过分敏感，所以和很多关系格格不入。但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多计较。

不计较与其说是宽容，不如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，我对这一切并无兴趣。我漠视除自己关注和重视之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。不容易付出。有享受孤独的需求。

也许这一切特性注定了我只能选择写作。它能让我采取合理的方式逃避某种现实和喧嚣。虽然感觉中，被长期性抑郁症所困扰的人才会从事这种职业。

四月上海依然寒冷，但能够感觉到春天循序渐进。

有时在某一个下午，突然有心情。坐公车出去观望城市的春天。坐最后一排空荡荡的位置，把脚搁到舒服的角度。当车子慢腾腾地行进在因为修路而交通堵塞的马路上，就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春光和艳丽女子。平静午后，陈旧的欧式洋楼，晒满衣服的院子，露台的一角开出粉红色的蔷薇，梧桐树的绿色叶片闪烁着阳光，路边英俊的法国男人，在阳光下面微微眯起眼睛，脸上有茫然而天真的神情……

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。就像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一个日本乐队的名字。它叫Every Little Thing。细节是组成幸福的理由。喜欢简单生活。做喜欢的事情。住在喜欢的城市里。最好还能遭遇到喜欢的天气，喜欢的男人和女人。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心甘情愿，总是能够变得简单。不会有任何复杂的借口和理由。

这是我信奉的生活原则。

小至出现的那个下午，是个晴天。上海春天的阴冷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在某些时候几乎足够让人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希望。可是那天的阳光非常好。金色的阳光似乎能穿越胸膛，抚摸到僵硬的心脏。如同一次重生。

小至说，我们去买DVD。很好的阳光就闪烁在她的头发上。她的头发很凌乱，潦草的，略显褐色，像一大把松软的海草。一点点化妆也无的女子，穿一件灰黑的棉大衣。里面是黑色厚棉T恤，手腕上系一根红丝线。她穿得很少。然后习惯耸起肩膀做萧瑟的样子。微笑时眼睛和唇角有甜美弧度。平淡年轻的面容散发出薰衣草般的清香味道。

我说，你喜欢什么片子。

太多了，说不清楚。我对它们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选择。演员有Jeremy Irons。喜欢他的眼神。

什么意思？

隐晦，湿答答的。

他最近好像有张新片子对吧。

对。《卡夫卡》。可以去找找。

不奇怪她和我有相同的爱好。虽然Jeremy Irons看过去只是一个孤僻的男人。有着英国人常有的狭窄的瘦脸。鼻翼两侧深长的纹路，一直延伸到唇角。在东方的命相书里，这样的纹路代表着痛苦的隐忍，称之为法令纹。

网上查阅的资料：十三岁寄读于Sherborne School。早先立志当一名兽医，可后来读了大量戏剧书籍，认为舞台更适合于他。

来到布里斯托尔，加入老维克剧院，跟彼得·奥图尔一起演出。一九七一年进军伦敦，先是在街头演出，后在舞台与荧屏上献艺。七十年代后期，开始成名。

雨水绵绵的城市，长年不见阳光。每一棵树都会滋生出潮湿的霉菌。他在夜色的大街上神情潦倒地独自行走。神经质的美感。手指修长，脸色苍白。在主演的电影里，大部分都容易陷入病态的畸恋。他喜欢纵身扑入，虽然姿态优雅，依然常常溃败到底。他的情欲是黑夜中的潮水，汹涌盲目，但是并不肮脏。只是那种无声的绝望，一丝丝，一缕缕地，从他的皮肤，他的头发，他的手指散发出来。渗透在空气里。消失在时间里。

我们收集他所有的片子。《蝴蝶君》《洛丽塔》《爱情重伤》《命运的逆转》《中国匣子》……然后在我的租住屋里，一边喝威士忌加冰奶酪，一边看至深夜。

相信喜欢他的女人会有很多。那些心里有阴影的女人，看着他的眼神，会觉得满足。就好像一间阴暗的屋子，它不是盲人般的黑暗，它是阴暗。安全地，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自己的欲望。也许这就是区别。多一点就变成了恐惧。少一点就丧失了秘密。我想，我和小至就是这样难以控制自己的女子。

我在上海并未认识太多有趣的女子。我的生活范围狭小，基本上是租住房附近的街区，包括酒吧，电影院，四川菜餐馆，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超市，花店，音像店……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紧密的接触，像那些有事没事就碰到一起的人。

他们也许是一些害怕寂寞的人。需要感知皮肤的温度和气味

的包围，这样可以不用面对心脏上的破洞。而我觉得，朋友应该是按需要划分的，并且根据这种需要彼此采取合适的方式。比如有些朋友专门用来聊天，你就不要去向他借钱。有些朋友只可以一起做爱，你就把灵魂和身体的距离划分得干净。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，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。

去参加过几次所谓的派对。地点大部分是选择在五星级酒店。去的人要提供名片，可见这种活动渗透了势利的潜伏因子。一屋子衣着光鲜的情色男女，身份有金融、广告、出版、网络、贸易等各界人士。二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厅，白衣的侍应生托着放满酒杯的大托盘来回穿梭，请来的乐队在现场演奏，还有主持人在台上插科打诨。很多人在握手，拥抱，亲吻。某个瞬间你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出现在某部场景不是搭得太地道的电影里。

我欣赏那种穿梭自如的女子，因为她们是上海洋化风情的代表。英语流利，眼神清晰。看得清楚自己的未来和值得笑脸相对的人。这些身材高挑、艳光四射的美女，大冬天穿短袖的织锦缎旗袍，裹流苏纯羊毛披肩围巾，却赤足穿一双镶水钻的细高跟凉鞋。肤色胜雪，软语呢喃。有精致的妆容和无懈可击的优雅笑容。

身份暧昧。也许白天出入高级百货公司和位于高尚地段的写字楼。或者白天睡觉，晚上苏醒，夜夜狂欢在Disco和酒吧。她们是真正的时髦女子，享受物质操纵生活，从不迟疑和犹豫。虽然有时候也显得无所适从，脸上有因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的表情。

剩下的就是一些无聊的人，站在一边抽烟喝酒或发呆。大部分是些自得其乐的男人，对自己的孤独不感觉可耻，坐一会儿，然后沉默地离开。

我和那些男人应属同类。只喜欢独自拿一杯酒，挑一盘子杏仁甜点，然后找个僻静的角落，陷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穷吃。即兴的发挥不是我的强项。我的预热很慢。感情需要很大的安全感才能活泼地施展，所以在陌生人面前我容易麻木不仁。

我想那应该不是拘谨。我很少对人感兴趣。没有欲望只能说是麻木不仁。

租住的房子以前是西区资本家的聚集地。现在已经没落。法国梧桐，红色尖顶洋楼，凸窗有发暗的镂花麻布窗纱，斑驳的露台铁栏杆和花园。马路空空荡荡。这是一条被殖民文化冲刷的街。它符合我的漂泊感，失去了故乡。

路上常看到一个牵着蝴蝶犬的寂寞女子。涂着鲜红的唇膏，薄薄的丝袜，穿着高跟鞋，每天下午三点必定在附近散步。这里有许多富商买了公寓给漂亮的年轻女孩居住。那些眼神流转得烟花一般的女子渐渐变成为慵懒的散步者。

租的是很破旧的老式公寓楼。虽然如此，每月租金仍非常昂贵。

走廊的墙面全部剥落。到处堆积邻居的破烂家什：潮湿的拖把和衣服，枯萎的盆景，废弃的破铜烂铁。空气里有一股灰尘的陈旧味道。

穿越窄小的走廊，打开门。小块褐色柚木拼起来的地板。墙壁和天花板采用早已经过时的墙纸，暗黄醉红的碎花图案因为时间弥久不再显得张扬。木头的双人床，抽屉橱。衣橱的长镜子略显模糊。玻璃窗映射进来阳光，房间流动某种沉醉的气息。面积很小，简单干净。卫生间的白瓷砖微微泛黄。浴缸边上有一盆绿色小仙人

球，也许是上任房客留下的。

房东给钥匙的时候问我是否会在上海长住。自然给予她肯定的答复，虽然在上海我租房子的频率是每三个月换一个地方。搬进去被子，衣服，十多瓶香水，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一张用木相框镶着的黑白照片。照片是十二岁时候的黑白照片，露出雪白牙齿的笑容。天真无邪。我总是奢望留不住时间但能留住人性深处的一部分纯真。这就是自以为是。

遇见小至之前，我一直在写作。闭门不出，只打叫外卖的电话。比萨饼店，炸鸡店，小四川餐馆，解决一日三餐和夜宵。我的朋友很少。对男人很难产生爱情。短期理想是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去印度和老挝。写一个长篇，拍一部电影。长期理想是可以某天突然地消失。短暂的瞬间，漫长的永远。

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。那通常是我写不出一个字痛苦万状或刚领到稿费踌躇满志的时候。

中午十一点左右起床。先到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，然后去音像店搜集盗版影碟，或者只是在空气污浊的大街上走来走去。像任何一个没有工作四处晃荡的人，竭尽所能地消磨时间。

喜欢电影，但已经很久没有去电影院。少年的时候，常常和同学一起逃下午的课，去小电影院看外国片。记忆中那是一座偏僻的白色房子。放映厅很小，墙壁刷成绿色，墙面上有点黄雨迹。壁灯华丽而俗气。座位不常清洗，散发出恶劣的头发和汗水的气味。总是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。但它会一整个下午放上四五部影碟，可以看到日本和欧美最新的一些片子。当然也有很老的黑白旧片子。

我热爱电影里那些绮丽诡异的镜头和台词，这使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对现实有太多不满的人，所以拿着大杯可乐大桶黄油爆米花电影院里醉生梦死。放什么影片，在哪里放以及放多久对我已经不重要。到了散场的时候，我经常是怀着微微的羞耻感在黑暗中入睡。

常去的酒吧在住家附近。老板是个身份不明的中年男人，比我大十一岁。七年前从英国回到上海。

他叫森。他的酒吧叫布鲁。我想谐音应该是英文的blue。但里面看起来一点也不愤怒或颓废。干净极了。是那种沧桑之后的恬淡。原木做的吧台，是森亲自做木工并涂漆。同样手工制作的还有白色棉纸糊起来的灯笼，以及米黄的亚麻桌布。喜欢马蹄莲，总是用一大玻璃瓶的清水养着它们。那种洁白的欲开不开的花朵，没有香味却枯萎得很快。

森通常穿着一件白色棉布的衬衣站在吧台后面。一边亲自招呼客人，一边在吧台后面飞快地擦玻璃杯子。他倾听很多人的故事，却从不透露自己的往事。

只放意大利歌剧。轻得像要断了一样的声音，明亮而凄怆的歌声在隐约处如水般流动。在一整面的墙壁上，有一缸热带鱼。有时候他会推荐从欧洲旅行带回来的威士忌、白兰地和葡萄酒，大部分来自一些偏远的风景优美的小镇，农家自己制作。

酒吧的生意通常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开始热闹。空气因为烟草、酒精和体温变得温暖。我常常独自要一杯加冰威士忌，看水箱里游动的小鱼。伸出手，用手心贴在玻璃缸上，对着它们吹口